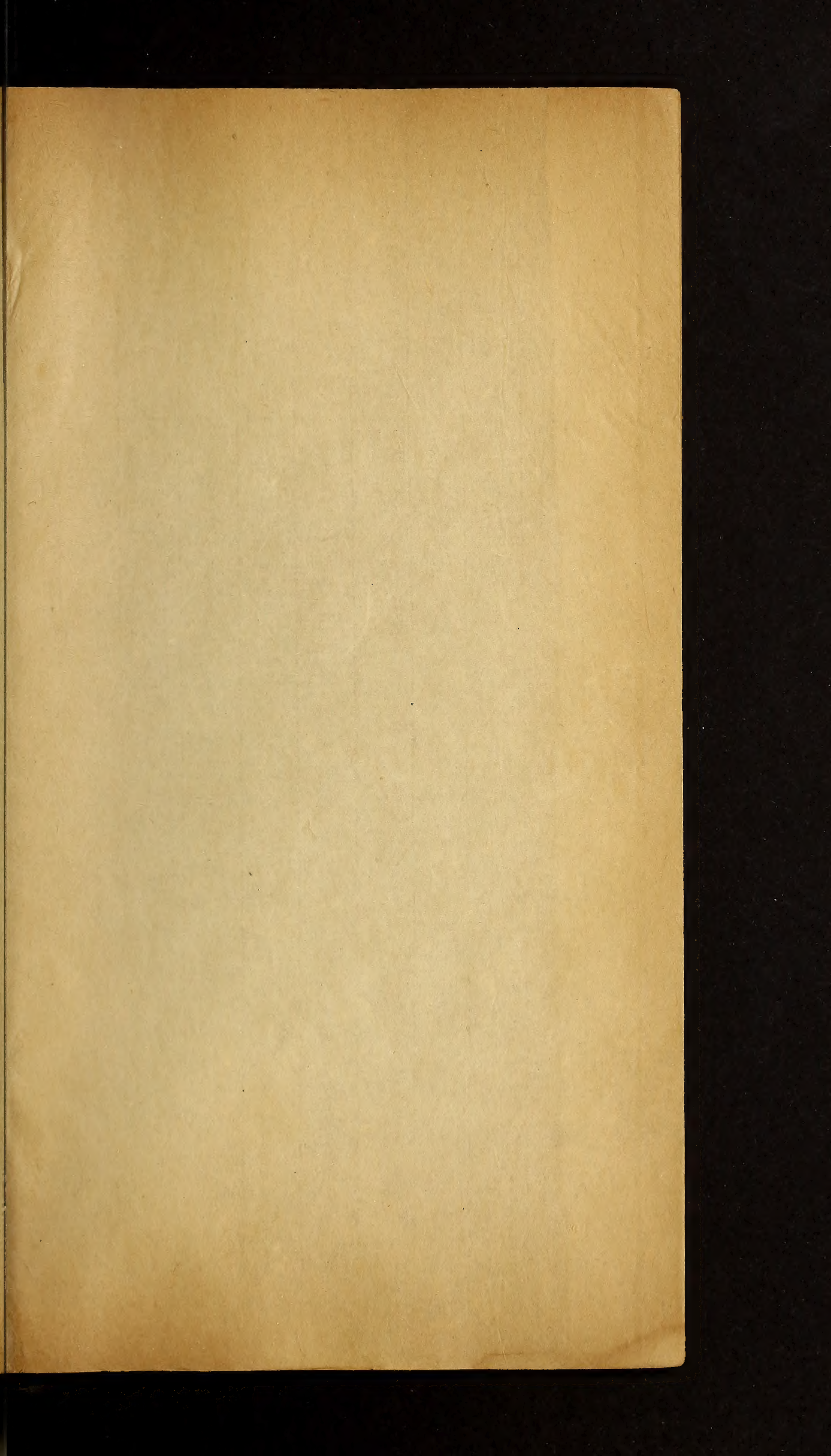




東華録卷十一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上諭領侍衛内大臣滿漢大學士尚書等問去年冬爾等何以獨保允禩為皇太子先舉者為誰内大臣巳渾德奏衆人公同入奏並無首先發言之人上曰爾等所舉皆同即大可疑矣此必有倡

首之人內大臣坡爾盆尚之隆奏巴渾德先

發言

上曰此必舅舅佟國維大學士馬齊默喻于

衆衆乃依阿立議耳于是復加究問大學士

張玉書等云是日馬齊先到云衆人欲舉允

禩後衆人俱舉允禩臣等因亦保奏

上曰此事明係馬齊𣋠中喻衆馬齊向來謬

亂如此大事尚懷私意豈非欲結恩于允禩為日後恣肆專行計耶尋康親王椿泰等遵旨審鞫擬馬齊立斬上不忍即誅即交允禩嚴行拘禁　三月初九日復立允礽為皇太子遣官祭告　封允祉及允祺為親王允祐允䄔為郡王允禧允祹允禵為貝子　五月戶部議廣東撫范時

崇言廣西全州灌陽興安三州縣塩引易銷
靈川陽朔義寧三縣塩引難銷應撥靈川等
三縣額引匀銷于全州等三縣從之 六月
吏部議覆御史張蓮條奏一午門前理宜嚴
肅乃有閑雜人奔馳詈無顧忌請勅守門兵
弁嚴禁一民間設立香會男女混雜又或出
賣淫詞小說及各種秘藥請勅地方官嚴禁

一地方光棍于瓜果菜蔬等物亦私立牙行名色勒措商民請勅查稅課定例一切私設牙行盡數除革從之　山西撫噶禮言原任工部尚書楊義身故無嗣亦無同宗應繼之人請將遺產照例入官部議從之其田十七頃恐估價短少令核實增估旨楊義曽為大臣並無過犯今因其無嗣即將家產入官竟

與罪人無異非侍大臣之道此事關係體統
著查例尋議覆戶絶無嗣家產入官本有定
例應照例入官臣等仰體聖意請于中撥田
二百畝為楊義祭掃之用交伊家人管領從
之 十月冊封皇三子多羅貝勒允祉為和
碩誠親王 皇四子多羅貝勒御名為和碩雍
親王皇五子多羅貝勒允祺為和碩恒親王

皇七子多羅貝勒允祐為多羅淳郡王皇
十子允禵為多羅敦郡王皇九子允禟皇十
二子允祹皇十四子允禵俱為固山貝子
免江南淮揚徐三府二十二州縣衛河南歸
德屬六縣山東兖州屬四州縣四十九年地
丁銀兩　先是致仕大學士熊賜履遺本內
有薦舉伊姪編修熊本清廉謹飭可用之語

上曰熊賜履人品亦端此語必係虛偽因命
查取疏稿並無其言審係熊本串通家人私
行添改應將熊本革職擬斬秋後處決從之
十一月諭大學士等曰適科臣郝林條奏
各省錢粮虧空郝林但知州縣錢粮有虧空
之弊而所以虧空之根源未之知也凡言虧
空者或謂官吏侵蝕或謂餽送上官此固事

所時有然地方有清正之督撫而所屬官員虧空更多則又何說朕聽政日久歷事甚多于各州縣虧空根源知之最悉從前各省錢粮除地丁正項外雜項錢粮不解京者尚多自三逆變亂以後軍需浩繁遂將一切存留款項盡數解部其留地方者惟俸工等項必不可省之經費又經節次裁減為數甚少此

外則一絲一粒無不陸續解送京師雖有尾欠部中必令起解州縣有司無纖毫餘剩可以動支因而挪移正項之事此乃虧空之大根源也再如正項錢粮二千兩徵收未完五百兩者按分數議處其例甚輕若因公那用五百兩則處分甚重令但責令賠償足額其罪似乎可寬不必深究凡事不可深究者極

多即如州縣一分火耗亦法所不應取尋常交際一二十金亦法所不應受若盡以此法一槩繩人則人皆獲罪無所措手足矣且如戶部庫中錢粮歷年存積數雖極清前此庫貯一二千萬時曾令部中逐案盤查轉多二十餘萬即各倉粮米亦歷年堆積陳陳相因羸餘不少不肖官役侵盜未嘗無人若行盤

查数仍不缺總之定例所在有犯必懲其中細微不必深究諸事大抵如此現在户部庫銀存貯五千餘萬時當承平無軍旅之費又無土木工程朕每年經費極其節省此存庫銀兩並無別用去年蠲免錢粮至八百餘萬兩而所存尚多因思從前恐内帑不足故將外省錢粮尽收入户部以今觀之未為尽善

天下財賦止有此數在內既贏則在外必絀
凡事須預為之備若各省庫中酌留帑銀似
于地方有濟倘在外各省一旦倉卒需用反
從京師解出得無有緩不及事之慮此又當
于無事之時從長商確者也爾等可將朕此
旨一一傳諭九卿又諭大學士等曰明季事
蹟卿等所知往往紙上陳言萬歷以後所用

內監曾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正統間事史所載不能明確其在沙漠嘗生一子今有裔孫現在旗下天啓呼魏忠賢為老伴凡事委之已竟不與楊漣左光斗受杖老內監猶有目擊者能具言之陳新甲所議本受指于崇禎及科道交章彈劾崇禎反畏人言歸咎于陳新甲實非其罪也明季諸帝俱

諳經史流賊將至京營官兵俱分遣至真定保定居庸關堵禦其城守者惟內監數萬人而已賊兵破外羅城由西便門轉攻阜城門崇禎率內監數人微行至襄城伯家其家方閉門演戲不得入回登萬壽山四顧無策猶欲出奔太監王承恩止之曰出恐受辱于賊崇禎乃止以身殉國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

廣其宮中脂粉銀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

世祖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砌地磚橫竪七層一切工作俱派民間宮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不能徧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巳明季宮中用馬口柴紅螺炭以數千萬觔計俱取諸昌平

等州縣令此柴僅天壇焚燎用之爾等亦知
馬口柴乎其柴約長三四尺淨白無點黑兩
端刻兩口故謂之馬口柴又明季所行多迂
闊可笑建極殿後階石高厚數丈方整一塊
其費不貲採買搬運至京不能舁入午門運
石太監条奏此石不肯入午門乃命將石梱
打六十御視崇禎嘗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

捧鐙兩人扶鞦甫乘輒已墜馬乃責馬四十發苦驛當差馬猶有知識石何所知如此舉動豈不發喙總由生于深宮長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先是諭禮部蟒式舞者乃滿洲筵宴大禮至隆重歡慶之盛典向來皆諸王大臣行之今歲

皇太后七旬大慶朕亦五十有七欲親舞稱
觴壬午進宴
上近前起舞進爵 四月九卿等遵旨議覆
僉都御史屠沂條陳節儉事
上諭曰禁止奢僭而崇尚節儉極當于理朕
近查宮中人數
皇太后宮及朕所居正宮不過數百人較明

代減省多矣先是光禄寺供應宮中用度每年用銀七十萬兩有餘朕漸次節省一年止需七萬兩理藩院向来每年賞賜供應外藩賓客用銀八十萬兩今裁減浮費一年止需八萬兩戶工兩部前此所用過多今十日一次奏聞用過数目已極少矣朕因臣民借貸從前屢有禁約今若又行禁約徒有法令繁

滋而已究無補于事也著將原疏發還十
月諭戶部自明年始于三年以內將天下錢
粮通免一周直隷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
四川雲南貴州所屬除漕項錢粮外康熙五
十年應徵地畝銀共七百二十二萬六千一
百兩有奇應徵人丁銀共一百一十五萬一
千兩有奇俱著察明全免並歷年舊欠共一

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亦俱着免徵
其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應蠲省分至期候旨
行戊子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前命張鵬翮
察審江南虧空曾諭爾等查議已查明否大
學士等奏曰臣等尚未商酌
上曰此項虧空據稱因公那用係何公事鵬
翮奏曰大槩如賑濟平糶以及修塘等事

上曰朕總理幾務垂五十年凡臣下隱情無不灼知朕屢次南巡地方官預備縴夫修理橋梁開濬河道想皆借用帑銀原冀陸續補足而三次南巡為期相隔不遠且值蠲免荒災所徵錢粮為數又少填補不及遂致虧空如此之多爾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鵬翮曰皇上屢次南巡必大沛恩膏于百姓至于一

切供儀悉由內府儲備無絲毫累及民間
上曰即如縴夫一項需用既多伺候日久安
得無費至于修造行宮亦必借用帑銀後方
抵補爾等豈肯明言其故乎今合計江南虧
空有幾何鵬翮曰約計共五十餘萬于凖宜
思恭應賠十六萬其餘將俸工抵補至康熈
五十三年可補足矣

上曰三年之内地方官員或陞或調或革或故前各官那用虧空而將後来者之俸扣補于理不順朕心實為不忍至于胥吏賤役若不給予工食何所資生必致累民令部中每遇一事輒議令地方官設法料理皆修飾美名實則加派于地方也鵬翮曰

聖明無微不照所以養育百姓者至深且渥

上曰朕非但為百姓亦為大小諸臣保全身家性命也錢粮冊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借因公那用之名盈千累百餽送于人若加嚴訊隱情無不畢露朕意槩從寛典不更深求令國用充足朕躬行節儉今節因數次巡幸用錢粮四五十萬亦不為過明後年天下錢粮以次尽行蠲免非留此虧空之項以為官民

之累甚非朕寬仁愛養嘉予維新之至意爾
等詳議具奏　十一月給事中高遐昌言凡
遇蠲免錢粮之年請將佃户田租亦酌量蠲
免著為例　上諭曰蠲免但及業主而佃户
不得沾恩伊等田租亦應租寬但山東江南
田畝多令佃户耕種牛種皆出自業主若免
租過多又虧業主必均平無偏乃為有益尋

戶部議業主蠲免七分佃戶蠲免三分永著
為例
五十年正月
上巡視通州河隄二月初九日自和韶屯乘
舟閱河至河西務登岸諭監修河工主事牛
鈕曰挖河不碍村落方善因步行指示又諭
巡撫趙弘燮曰丈量田地不可不知天下隱

匿田地不少但不可搜剔耳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經即西洋算法亦善原係中國算法彼稱為阿爾朱巴爾者傳自東方之謂也凡推算七九之奇数不能盡悉十二二十四之偶数方能盡知此皆體象十二時二十四氣也

三月諭大學士等曰督撫大吏辦事當于大者體察不可刻意苛求寬則得衆信則

民任焉治天下之道以寬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人安得全無過失趙申喬撫浙時民多怨之後撫湖南大小官員無不被參豈有一省之內無一好官耶總之為大臣者不可輕率參人　羣臣請上尊號不允　偏沅撫潘宗洛陛辭　諭曰凡為督撫者操守甚為緊要爾宜潔己為下屬表率令天下太平無事

以不生事為貴興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職此意也馭下宜寬〻則得衆為大吏者若偏執己見過于苛求則下屬何以克當

五月駐蹕熱河行宮諭大學士等曰天上度數俱與地之寬大脗合以周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時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里古來繪輿

圖者俱不依照天上度數以推地理遠近故多差悞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詳加繪圖視之混同江自長白山後流出由船廠打牲烏喇向東北流會于黑龍江入海此皆中國地方鴨綠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于海鴨綠

江之西北係中國地方江之東南係朝鮮地方以江為界土門江自長白山東邊流出東南入海土門江西南屬朝鮮東北屬中國亦以江為界但鴨綠土門二江之間知之不明前遣部員往鳳凰城會審曾客諭乘此便至極盡處將邊界查明來奏想伊等已由彼起程前往矣　又諭户部江蘇巡撫張伯行奏

江蘇等府州縣無著錢糧十萬八千有奇此
項錢粮朕知之甚悉係地方官因公動用未
敢申明之項若著落後任官員賠補必致苛
派擾害百姓朕殊不忍著將此項錢粮免其
賠補以示軫卹官民至意　又諭大學士曰
聞福建百姓聚衆數千在泉州所屬地方搶
奪食物奔入山中提督藍理三路率兵進勦

一路兵少為折挫此事督撫提督等俱未奏
聞將軍祖良璧雖奏亦不明白朕乃得之傳
聞者其賊盜各處所貼揭帖朕亦得知內稱
皇上以我等閩省老幼如同赤子恩養屢次
蠲免錢粮又截漕由海運而至但地方官員以
皇上之恩不曾施及百姓故我等窮民不得
已而為此若各處富戶不將米石糶賣我等

必搶奪等語去年朕一聞福建飢荒即命截
漕三十萬石賑濟差去大臣及地方官以三
十萬太多因止存留十五萬石想此來俱散
兵丁未必及百姓所以無甚裨益若果截留
三十萬石米運去于地方必大有益也伊等
原非賊盜因歲歉乏食不得已耳若即出兵
征勦未免又生一事朕竟遣大臣侍衛往行

梏安即可平服則人民不傷亦不致有害地
方著九卿詹事科道具奏　八月諭大學士
等　梁世勳廣西撫調安徽題請復熱審減等例朕
發政施仁務以真誠為尚倘博取虛名不特
遣官卹刑將督撫審擬案件頻飭堂司官分
行駁改則貽累于兵民官驛糜費于迎送餽
遺互許多端不知作何底止督撫首在敦厚

風俗不時訓飭有司速結案件雖不熱審亦無所害又諭曰太平之時不宜屢赦若將不應宥之人宥之則奸徒逞欲怙惡不悛矣

十月免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南湖北各所屬五十一年應徵地畝銀共八百四十萬四千兩有奇人丁銀共一百二十萬八千二百兩有奇并歷年舊欠共五十四萬一千三百兩有

奇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疏參編
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
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今
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
板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厠清華㫖到該部
嚴察審明具奏　江蘇撫張伯行疏言今歲
江南文闈榜發後議論紛紛于九月二十四日

有數百人擡擁財神直入學宮口稱科場不
公相應題明旨嚴察具奏　十一月傳問九卿
編修楊緒為人何如九卿奏為人不端　上
命革職交地方官嚴禁尋九卿又舉侍講錢
名世修撰王式丹編修賈國維賈兆鳳四人
行止不端聲名不好俱革職　禮部奏康熙
五十年湖廣鄉試少中舉人十名應將提調

監臨考官降級有差
五十一年正月刑部等題察戴名世所著南
山集孑遺錄內有大逆等語應即行淩遲
已故方孝標所著滇黔紀聞內亦有大逆等
語應剉其屍骸汪灝方苞為名世作序俱應
立斬方正玉尤雲鶚聞拏自首應發寧古塔
安插編修劉巖雖不曾作序然不將書首出

亦應革職　二月諭朕覽各省編審人丁数目並未將加增之数盡行開報應令直省督撫將見今錢粮冊内有名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其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粮編審時以將增出實數察明另造清冊題報朕欲知人丁之實数不在加徵錢粮也　三月增雲南貴州廣西進士各一名從都御史趙

申裔請也　四月禮部題嗣後會試不必預定額數亦不必編南北字號并分官字號名色請按省編號印于卷面以便分别取中其滿洲蒙古漢軍卷面亦如各省例另編字號俱令知貢舉合算進場舉人實數臨期具題

恭請

皇上酌量分省大小人數多寡定額取中從

之。九月。諭諸皇子等。皇太子允礽自復立
以來。狂疾未除。大失人心。著拘執看守。十
月朔。御筆硃書。允礽行事乖戾。斷非能改。
仍行廢黜。禁錮。旋禁錮咸安宮。遣官祭告。頒
詔天下。免江南安徽。山東。江西。四省地畝
銀。共八八百八十二萬九千六百四十四兩有
奇。人丁銀。共一百三萬五千三百二十五兩

有竒並舊欠銀二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二十八两有竒總計免天下地畝人丁新征舊欠共銀三千二百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七两零 十一月羣臣請上尊號不許
五十二年正月九卿議覆江南科塲賄通関節之副考官編修趙晉改斬立决呈荐吴泌試卷之同考官句容知縣王曰俞亦改斬决賔緣中式之吴泌及説事通賄之俞繼祖等

照原擬絞監候呈薦程光奎試卷之山陽知縣方　改斬立決程光奎在貢院埋藏文字照擬絞候倩代中式之徐宗軾夾帶中式之席玕照擬枷責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失察應革職從之又福建賄通關節同考官吳肇中斬決中式王湯三通賄林英絞候正副考官失察革職從之　趙申喬奏請冊立太子

上以建儲關係甚重未可輕定召集諸大臣
明諭之　二月諭朕昨問投誠海賊陳尚義
伊等出洋行刦遇西洋船懼其火器不敢逼
近惟遇東洋商船則掠取其銀米亦不盡取
以此商船仍往來不絕中國與西洋地方俱
在赤道北四十度內海洋行船中國人多論
更次西洋人多論度數自彼國南行八十度至

大狼山始復北行入廣東界常六閱月在海中不見一山又自西洋至中國有陸路可通因隔鄂羅斯諸國行人不便故皆從水路而行鄂羅斯距京師約萬二千里西洋及土兒虎特地方皆與鄂羅斯接界鄂羅斯倚土兒虎特馬匹土兒虎特用鄂羅斯皮張往年鄂羅斯與雪西洋戰土兒虎特助之大敗雪

西洋又回子溫都斯坦布海兒夜兒根等處產緜製甲四十層可敵浙江綿八十層曾以鳥鎗試驗知之又過哈密六百里有吐魯番去雪山百餘里其人晝伏至夜始出耕種其地甚熱而多石若日出時耕種輒焚死又哈薩克即古陽關地其人性好鬬常結隊以殺擄為事人心亦齊若婦女被人擄去其婦女

必乘間手刃其人而回此地亦茭草極肥盛馬皆汗血所產蘋菓葡萄梨等物皆大而美又西北回子種類極多皆元太祖後裔又有一支在小西洋約十萬人皆住帳房為北極下為最寒住時曾有人築室而居明年人往視之其人已無復存者但見林間雪深数丈而已昔人云北海有積氷数百丈向以為荒

誕以此觀之信不誣也總之西北地方極大
其風土亦各不同朕曾詳悉訪問是以周知
也　刑部審擬戴名世一案請旨上諭戴名
世從寬免凌遲即處斬方登嶧方雲旅方世
樵俱免死並妻子充發黑龍江此案内干連
人犯俱從寬免治罪著入旂　刑部等會議
順天鄉試中第一名查為仁之父查日昌倩

人為伊子代筆賄買書辦傳遞文章事發又
脫逃被獲應斬監候查為仁書役龔大業俱
絞監候代作文舉人邵坡應革去舉人杖徒
從之後查氏父子竟死又順天鄉試中式之周啓係
原任步軍統領托合齊家人周三之子倩代
作弊事發旨周三周啓身係奴僕肆行賄賂
紊亂科場大典俱著即處斬 三月

萬壽節行慶賀禮頒恩詔恩款四十五條宴直隸各
省漢大臣官員士庶九十以下六十以上者
于暢春園八旂滿洲蒙古漢軍同　四月趙申喬奏京
城農忙停訟
上曰農忙停訟之言聽之似乎有理細究實無裨
益云云　不允　閏五月禮部題兵部侍
郎宗駿業詹事史夔故應照例賜卹　上諭

曰漢人中史夔宋大業宋駿業張志棟皆甚
無恥宋駿業以能畫在内廷行走乃一險人
專事結党學問不及朕知而遠之姑念内廷
効力給與半葬史夔著停止
五十三年二月刑部覆江蘇撫張伯行疏稱
江南鄉試副考官趙晋自縊身死一案應将
揚州府知府趙弘煜等議處尋伯行言屍圖

與趙晉狀貌不符生死難明將趙弘煜等革職嚴審　九卿奉旨議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教習進士并科道官員除丁憂終養外有告病回籍者悉令致仕從之　三月原任戶部尚書王鴻緒進所撰明史列傳二百八十卷命交明史館　四月九卿等遵旨議凡坊肆一應小說淫詞嚴查禁絶將板與書一并

盡銷毀違者治罪有差印刻者杖流市賣者杖徒原任
兩江總督噶禮之母叩閽言我親生子噶禮
令廚人下藥欲將我藥死刑部審據首服擬
凌遲旨著自盡　五月鴻臚少卿文志鯨為
廣西正考官編修汪份為副　六月諭大學
士等曰萬歷年間太監奏庫內積銀二百萬
兩有餘應入大內遂盡收養心殿後掘窖埋藏

後欲取用已無有矣所以耆舊常言明代蓄積徒滋太監侵盜耳明代以爭議河套事曾殺大臣此一小事何至殺戮大臣若朕只湏遣一筆帖式一撥什庫事即定矣又曰條奏官員每以墾田積穀為言伊等俱不識時務今人民蕃庶食衆田寡山地盡行墾種此外有何應墾之田為積穀計耶 十二月是歲

人丁户口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四又永不加賦滋生人丁十一萬九千二十二田地山塲畦地六百九十五萬七百六十四頃九十畝有竒徵銀一千九百八十九萬三千二百六十二兩五錢有竒米豆麥六百八十三萬一千六百六十六石有竒草四百四萬六千二百七十四束茶三十四萬一

千四百二十四引行塩五百九萬九千八百五引徵課銀三百七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四兩零鑄錢三萬八千六百五十五萬九千九百有奇

上回鑾駐蹕南石槽先是商人馬維屏等以願領大錢收買小錢叩閽命內務府同戶部會議戶部尚書趙申喬以其事不可行而郎

中羅復晉將准行議稿送侍郎王原祁廖騰
煃畫題具奏不曾送伊畫題疏請罷斥至是
迎駕
上問曰爾告退何意申喬奏曰司官藐視無
顏居職
上曰凡事有理不可尚氣君子懲忿窒慾此
最宜詳思此一小事司官藐視即當參拏

何必忿怒且寬則得衆爾性苛急不能容人向任廵撫時所叅官員有身自知之而叅者亦有因人言而叅者果皆實耶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謂好生者非但不殺而已蓋于萬物皆養育而保全之之謂也爾居官雖清豈可自恃其清而為矯激之行乎隨將原奏批發趙申喬身係大臣此事若斷不可行理應具

疏陳奏乃為無可控告之狀輒欲乞休殊屬
不合著速入部辦事
諭大學士等曰清官
多刻刻則下屬難堪清而寬方謂盡善朱子
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為清始為真清又如
易云不家食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
諸其家其何以濟故朕于大臣官員每多包
容之處不察于細故也及當做秀才時負笈

徒步及登仕版從者数人乘馬肩輿而行豈
得一一問其所從來耶
五十四年四月甘肅提督師懿德疏報四月
初二日哈密孔薩克達爾漢白克額敏咨言
厄魯特策妄阿喇布坦遣兵至其北境侵掠
五寨三月二十五日抵哈密城下臣檄總兵
路振聲兵先赴哈密臣俟出廠馬調到即親

身往救旨發西安滿兵三千令將軍席柱與
副都統一員帶領總督標下營兵二員千令副
將帶領甘肅提督亦令帶領標下兵星急救
應西安將軍親往不便又令大臣管轄著吏
部尚書富寧安前往與將軍公同商酌而行
法腦著隨去祁里德著授為散秋大臣前往
推河 試新選庶吉士陳儀等四十五人于

暢春園內魏協韓從玉以文理未優仍歸班
用　師懿德疏報駐防哈密遊擊潘至善筆
帖式常保住等于三月二十六日率領官兵
二百餘人同哈密白克額敏擊敗策妄阿喇
布坦兵三千人于哈密　授一甲進士徐陶
璋為修撰繆曰藻傅王露為編修　詔右衛
察哈尔歸化城黒龍江索倫打虎兒喀喇沁

鄂尔多斯兵往推河駐札令將軍費揚古率領調遣 諭翰林院令科進士特加閱取李文銳張應造吳應楨任中柱蔡衍詒陳儀李錦李克敬梅穀成胡彥穎懷淵中陳邦直楊超曾曹友夏湯倓李鳳岐張鳴鈞楊克茂朱瑋張鱗甲趙城成文凌如煥侯度李天寵袁漣江濟楊鳳岡粟尔璋德齡閔徽賓啓英宋

懷金沈竹薩綸錫吳傳覲蔣林陳世仁龔棟
徐學柄高荀僑潘淳德新等四十三人俱改
為庶吉士　路振聲報臣領兵于本月十二
日至額爾特木爾去哈密百二十里策妄阿
喇布坦聞信于初七日遁去　五月命左都
御史兼掌院學士揆叙吏部右侍郎兼掌院
學士湯右曾教習庶吉士　遣使由喀爾喀

哈密兩路賫勅往諭策妄阿喇布坦　大臣等遵旨議奏前遣西安滿洲綠旂兵五千巴各遣一千駐噶斯口扼要外由哈密進發之兵稍覺單弱應撥甘肅兵三千涼州固原寧夏兵各二千付富寧安席柱統領旨固原寧夏兵著董大成吳坤率領前進甘涼兵著師懿德率領前進　六月大臣議覆西安將軍

席柱尚書富寧安疏言應令席柱等停其在甘肅喂養馬匹率領兵丁挨次出由隆吉爾塔爾那秦至巴爾庫爾今改巴里坤等地擇水草好處分駐　七月諭議政大臣等近和托輝特公博貝奏請招撫吳梁海及策妄所屬厄魯特杜爾伯特丹津一千人戶若抗拒即行攻取等語甚是著照所請將根敦扎薩克羅

卜藏所屬翁科特兵扎薩克濟納米達兵扎薩克台吉阿里雅兵添給　路振聲言奉部文令臣移駐哈密城後托河齊哲克得里等處查此地即哈密第三堡西北之沙棗泉其地濕熱馬難肥壯沙棗泉西北九十里有山名為無克克嶺其山下即巴爾庫爾地方請移營于此要路駐扎從之　大臣議奏屯田

事據費揚古右衛將軍室室言詢得藴勒圖哈拉烏
藴拜達拉克河明愛察罕格爾庫爾音勒扎
布罕河察罕搜尔布拉罕口烏闌古木等處
俱可種地再臣等現駐扎察罕扎輝扎布罕
河特斯河一帶地方應派善種地之土默特
兵前行耕種應如所請再哈密亦可耕種應
行文席柱富寧安將西吉木布隆吉尔等處

勘明具奏依議　九月諭令年既不進兵令富寧安回肅州料理軍務錢糧　和托輝特公博貝疏報招撫吳梁海已經歸順又議覆席柱富寧安言臣等于六月二十九日自甘州率兵起程八月十八至巴爾庫爾東西兩邊俱係大谷地方寬長且水草好已令兵接連立營從之　十月鑾儀使董大成言臣

至噶斯口巡查並無来往人迹噶斯口三面

雪山中有一線水草皆係蘆葦其大路在得

布特里西南走藏東南走青海西寧大通河

半月即到永固城西北走柴旦木吐魯番等

處乃策妄出入咽喉要路云云青董大成已

著回肅州到後著勒限来京　左都御史

劉謙及子編修劉自潔以率僕毆傷御史任

奕鑾俱革職　十一月以宋儒范仲淹從祀
孔廟從學政余正健請也　諭刑部翰林何
焯朕欽賜以舉人進士伊當終身感激乃生
性不識恩義將今時文章比之萬歷末年將
伊女與允禩撫養又為潘耒之子夤緣罷應
正法但念其稍能記誦從寬免死著將伊官
銜并進士舉人革去在修書處行走

五十五年二月命民間買賣地畝其丁隨地
輸課從御史董之燧請也　三月諭大學士
等朕常立小旂占風并令直省凡起風下雨
之時一一奏報見有京師是日西北風而山
東是日東南風者古人云隔里不同風此言
最確又嘗考驗雷聲不出百里之外易云震
驚百里若霹靂則不過七八里也至于礮聲

竟可聞于二三百里從前盧溝橋演礮天津皆聞之此其驗也書中云北方苦寒之地氷結十丈春夏不消今果有其地又淵鑑類函有云磎鼠有重至萬觔者今亦有之其身如象牙亦似象牙但稍黄耳此皆與古書相符者也又地理上應天文中國山脉皆由崑崙而來彼地四面有江土人呼崑崙為枯隴推

算天象中國與瀚海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內四十五度之南水皆向南而東流四十五度之北俱向北流此皆天文地理相合處也圖尔胡特貝子阿喇布珠尔奏請軍前効力允之命領所屬于青草發時前往噶斯口防守　草席柱將軍以護軍統領晏布代之副都統吳坤亦撤回以總兵張弘印代之　十

月諭大學士等張伯行條奏宜立社倉前李
光地為直隸巡撫亦曾請立社倉朕諭此事
言之甚易行之甚難爾姑試行後果無成效
倉庫粮餉設官專理尚且虧空社倉所収穀
石交百姓収貯寺廟虧空又何待言耶爾等
會議奏覆　富寧安疏言肅州迤北地方可
開墾處甚多酌量河水灌溉今歲西吉木達

里圖布隆吉尔三處共収粮一萬四千餘石
請將西吉木達里圖及金塔寺等處動正項
招民耕種從之 十一月諭明年暫停進兵
遣兵兩路襲擊
五十六年正月以噶斯路駐兵一千单弱以
西安兵二千及西寧兵一千益之 二月欽
天監題奉旨歷日內所歷男女九宮以上元

為中元傳誤已久宜悉依星歷考原更改今以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為上元男起一宮嗣後中元甲子起四宮下元甲子起七宮謹將康熙五十七年更改三元九宮民歷式樣繕呈　授富寧安為靖逆將軍領兵分兩路襲擊策妄阿喇布坦邊界烏魯木齊吐魯番等處會仝總督額倫特商議料理　三月福建

撫陳璸以巡撫衙門一年支用賞兵給役並各項費用銀兩奏聞得旨前陳璸奏稱將此項公用銀兩撥充餉銀曾諭以督撫等將此具奏者朕並未准緣此項係伊等應用之銀並非正項錢糧若撥充餉銀嗣後不肖之徒必于此外又行侵蝕索取諭旨甚明陳璸瑣屑具題著嚴飭行　命富寧安為靖逆將軍

由巴爾庫爾（今改巴里坤）一路，公傅尔丹為振武將軍，祁里德協理將軍，由阿爾泰一路襲擊準噶尔。四月，兵部議覆廣東揔兵陳昴疏言：天主一教，設自西洋，今各省設堂招集匪類，此輩居心叵測，因下廣州城設立教堂，内外布滿，加以同類洋船叢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勑早為禁絕。查康熙八年，奉旨：天主教

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各省嚴行禁止但日久法弛應再行嚴禁從之奉

旨外省督撫提鎮嗣後在由京出外及各省引見官員前奏請朕安者永行停止

七月諭曰朕常留心格物之學如雷擊木必于暑無瑕疵枝葉整齊者方擊之如擊馬已割耳鼻之馬亦不擊再書冊所載有所謂雷斧雷楔者大

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平原者皆銅朕所
得最多將小石一塊置于泉水欋之即可祈
雨蒙古謂之查達齊書冊則曰查達也　富
寧安疏報臣等分兵三隊于六月二十六日
由巴尔庫尔進發令散秩大臣阿喇衲等領
兵一千三百為頭隊徃擊厄魯特邉境臣統
大兵尾其後于七月初四日將至阿克他斯椽

阿喇衲報稱初三至烏蘭烏蘇拏獲策妄阿喇布坦哨兵二人　富寧安奏臣等自烏魯木齊回兵向畢留圖而来路遇厄魯特三百餘人臣整兵迎剿賊敗奔深山厌特台吉扎穆畢陣亡　又奏七月初十日至烏魯木齊拏獲回子探問準噶爾消息前進至通俄巴錫拏獲回子男婦幼童一百六十九名并駝

馬牛羊等物將各處田禾俱行踐踏十二日
將兵撤回　八月傅爾丹奏臣等派襲擊之
兵分隊前進公博貝統兵于六月二十九日
至博羅布爾哈蘇追斬厄魯特五人擒四人
遣額駙吳尔袞等遣人分路尋探並無賊踪
于七月十七日回兵　九月四川提督康泰
領兵一千餘人至黃勝關柏木橋鼓譟而歸

命康泰来京　十月命侍郎梁世勳海壽督
理巴尔庫尔屯田　命副都統法喇往四川
至成都斬守備汪文藻等五人兵遂定會同
年羹堯料理軍需　又諭見在西邊用兵之
處與雲南及打箭爐道路相通著都統和禮
往雲南護軍統領温普往打箭爐　青海親
王羅卜藏丹津疏報策妄阿喇布坦屬下策

零敦多卜等領兵三千来西藏拉藏汗整兵
交戰数次兩無勝負策零兵凍餒疲極云云
上令内大臣公策旺諾尔布將軍額倫特侍
衛阿齊圖等駐兵青海形勝之地松潘兵亦
駐形勝地以便哨探有事彼此相助并移文
富寧安等知悉　十一月免八旂公庫未行
扣完銀一百九十六萬八千零　免直隸安

徽江蘓浙江江西湖廣西安甘肅八處帶徵地丁屯衛銀二百三十九萬八千三百八十兩零其安徽江蘓所屬帶徵漕項銀四十九萬五千一百九十餘兩米麥豆一百十四萬六千六百一十餘石免徵各半　十二月

皇太后不豫　初六日崩于寧壽宮

上孝服用布

